

我不想死在夏天

屈卓尔

淡入

外，废弃车辆回收站-堆积如山的废弃车辆迷宫-夜

女孩(9岁)在宛如迷宫般的地方迷失了方向。这个地方不是迷宫却胜似迷宫，只不过组成迷宫围墙的不是绿植也不是砖块，而是无数量已经报废的汽车。这些汽车往往上面还压着汽车，而这块区域到处都是这般堆叠在一起的汽车，因此女孩只能在缝隙中穿梭。

一双手从女孩背后的黑暗里伸向她，捂住了她的嘴，将她拖入黑暗。

女孩开始奋力挣扎。

男孩

(小声)

是我。

女孩认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停止了挣扎。

男孩(14岁)捂着女孩的嘴，小心观察外面的声响。

陌生男孩

(尖叫)

啊！

男人

(怒)

让你跑，你再跑一个试试，我打死你。

男孩

(小声)

捂住耳朵，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出声。

女孩听话地捂住双耳，而男孩的双手也捂在了女孩的双手上。

男人一边拿着棍子砸着地上的男孩，一边不断咒骂着。

男孩开始还在求救，但很快就没了声音。

内，翰林典当行-二楼书房-日

童徽(男，50岁，童梦缘珠宝总裁)看着铺在桌上的画卷。

童徽

(感叹)

好，果然是童钰的《墨梅图》真迹。彦霖，你真的要把这幅画送给我吗？

陈彦霖(男，26岁，翰林典当行总店店长，右腿有问题，平时拄拐)站在一旁。

陈彦霖

(微笑)

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喜欢的。之前客人把它典当后我一直忍着没有向您告知，就是怕到期了它会赎回，怕您白高兴一场。看他的状态，应该是个赌徒，家事不错却不学无术，看不出这幅画的价值，低价典当了。

内，翰林典当行-一楼-日

童婉(女，21岁，芭蕾舞专业大学生)大跨步推门走入翰林典当行，店员们跟她打招呼，她应了一声，然后径直走向二楼。

童婉

彦霖哥，你……

童婉看到童徽。

童婉

爸爸，你怎么在这里？

童徽卷起画卷。

童徽

说你多少次，淑女一些，不要走到那里都大呼小叫。

童婉不在意童徽的话，走过去搂住陈彦霖的胳膊。

童婉

彦霖哥，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陈彦霖拿出iPhone4，发现没电了。

童婉

彦霖哥，你这样可不行，之后智能手机在生活中肯定会越来越重要的，怎么能让手机没电呢。

陈彦霖

我倒是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那种可以换电池的手机。

童徽

彦霖说得没错，手机的功能就是接打电话，整这么多什么奇奇怪怪的程序，手机都不像手机了。

童婉

(无奈)

一大一小两个老古董。

童徽

好了，你找彦霖到底什么事？

童婉

我想和彦霖哥一起去婚纱店试服装啊。

陈彦霖

可是我还得工作。

童婉

店里又不是没有雇典当师，干嘛要你亲历亲为，  
这些小事交给她啊，快走吧。

童婉拿起桌边的拐杖交给陈彦霖然后拽着他往外走。

童徽(O.S)

(喊)

不要着急，看着点路，有台阶。

内，婚纱店-日

陈彦霖对着镜子整理服装，童婉在试衣间。

陈彦霖

婉儿，刚才毕竟是在店里，拉拉扯扯不好。

童婉 (O.S)

怎么了，我们的关系谁不知道。

(停顿)

你该不会对女店员有兴趣吧？是谁？我让爷爷马上把她开了。

陈彦霖

(无奈)

不是啊，我对店员没想法，只是觉得又没有结婚  
不太合适。

童婉(O.S)你啊，就是太循规蹈矩了，都什么年代  
了。

童婉从试衣间走出来，身穿华丽的婚纱。

陈彦霖

(皱眉)

婉儿，你是伴娘，你该试的是伴娘服，不是新娘  
服。

童婉

真没有情调。来都来了，先试试嘛，反正我们不久后也会用上。”

童婉招呼店员给他们拍了几张照。

童婉一脸幸福地看着手机里两个人穿着婚纱和西服的照片。

一个店员端着两杯水走向他们却意外摔了一脚，玻璃杯子摔在地上全都碎了。

店员

(惊慌)

对不起，童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童婉

(训斥)

你这店员是怎么培训的？

店长

对不起，童小姐，她还刚入职，什么都不懂。

见童婉还是不高兴，陈彦霖拽住她。

陈彦霖

算了，她也不是故意的。

童婉

(怒)

你在帮她说话？搞得好像我是坏人一样。

童婉甩开陈彦霖的手，走向试衣间换衣服。

店长让另一个店员去帮她脱衣服。

童婉换好常服就直接推门离开婚纱店，不理睬陈彦霖。

陈彦霖叹了口气，赶紧跟了上去。

内，林家-一楼客厅-夜

周嫂拉开大门，陈彦霖和童婉一起走入。

林禄骁(男，80岁左右)，林诗楠(女，50多岁，身体虚弱)和陈国邦(男，50多岁)三人在餐桌前吃饭。林禄骁在主位，林诗楠和陈国邦在两侧。

**林禄骁**

(对周嫂)

周嫂，再准备一副碗筷。

(看着童婉，笑容慈祥)

婉儿，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让周嫂做点你喜欢吃的东西。

童婉童婉坐到林诗楠右边的位置上。陈彦霖坐到陈国邦右侧。

**童婉**

(对林禄骁，乖巧)

都是一家人嘛，不用专门为我准备的。

**陈国邦**

婉儿话说的没错，都是一家人嘛。

林禄骁没有应陈国邦的话，只是略带不屑地撇了他一眼。

**林禄孝**

(对童婉)

婉儿，既然来了，今晚就别回去了，多陪你阿姨说说话吧。

**童婉**

那当然，只要阿姨别嫌我烦就好。

林诗楠

傻丫头，我可不嫌你烦。我恨不得你早点嫁进来呢。

童婉

(对着林诗楠，眼神瞄向陈彦霖)

是啊，我也想啊。

陈彦霖回避了童婉的目光

林禄骁观察着陈彦霖和童婉。

内，林家-一楼书房-夜

林禄骁坐在书桌后面，陈彦霖坐在对面。

林禄骁

(对陈彦霖，严肃)

你底打算什么时候跟婉二求婚？

陈彦霖

婉儿年纪还小，还是等她毕业再说吧。

林禄骁

(怒)

放屁，现在是让你们结婚，又不是让你们马上生个小孩。这跟她是不是个孩子有什么关系。你看不出婉儿一直在盼着你求婚吗？你就这么喜欢看着她伤心的模样？

陈彦霖

不是的。

(停顿)

我不想。



## 字幕

1个月后

内，酒店-化妆间-日

康雅丽(女，25岁，穿着婚纱)在化妆桌前，化妆师在给她化妆。  
童婉和陈彦霖推门走了进来。

康雅丽

(看到童婉，笑)

婉儿，快过去，坐我旁边。

童婉赶紧找了个靠近康雅丽的位置坐下。

童婉

雅丽姐，你实在太美了。

康雅丽

你怎么还叫我姐啊。

童婉

哦，嫂子。

康雅丽

真乖。

陈彦霖环顾房间，屋里除了他，全是女人。

陈彦霖

婉儿，你先跟康小姐聊着，我出去转转。

童婉

(点头)

那你一小时后回来找我。

陈彦霖点头，然后离开。

童婉叹气。

康雅丽

别着急，你很快也会穿上婚纱的。

童婉

(点头)

没错！

内，酒店-宴会厅-日

陈彦霖在宴会厅角落喝酒。

童匪 (男，27岁) (O.S)

陈彦霖。

陈彦霖转身看到童匪走了过来。

童匪

婉儿呢？

陈彦霖

她在和康小姐聊天。

童匪

我刚刚还去过化妆室。婉儿不在，雅丽说她出来找你了。这丫头，也不知道她是跑去哪里找你了。

陈彦霖

那我先去找她了。

童匪

快去吧。

内，酒店-二楼-日

陈彦霖看站在二楼栏杆后，看向一楼，看见童婉的背影。

陈彦霖走去按电梯。

内，酒店-一楼-日

童婉在和徐安(男，26岁，拿着摄像机，个子矮小)吵架。

陈彦霖

婉儿，怎么了？

童婉

(对陈彦霖，抱怨)

彦霖哥，这家伙在这里乱拍。我不让他拍，他还跟我嬉皮笑脸，插科打诨。

陈彦霖

先生，你应该不是婚礼邀请的摄像师吧。不好意思，这里不可以随意拍照。

徐安盯着陈彦霖，然后突然很开心地笑了起来。

童婉

(怒)

你笑屁啊笑。

徐安

(对陈彦霖，笑)

陈彦霖，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徐安啊，Jack。

陈彦霖和童婉闻言皆是一愣，陈彦霖开始迅速回忆，童婉则是拽了一下他的袖子。

童婉

(对陈彦霖)

别跟他废话了，赶紧走吧。

陈彦霖

(安抚童婉)

别担心。

(看向徐安)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同学。

徐安

对，没错，我们还是一个篮球队的呢。

童婉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球队是看在你捐了不少钱才勉强录用你的。你就是个候补，从来没有上过场。

徐安

这么多年不见，你脾气怎么这么爆了，当年多可爱啊。像个跟屁虫一样，天天黏着陈彦霖。

童婉

(怒)

我呸，我……

陈彦霖却拉住了童婉的胳膊。

陈彦霖

婉儿，犯不上跟他吵架。

徐安

(看着陈彦霖的拐杖，疑惑)

你这腿是怎么回事？

童婉

你这人烦不烦啊。这么多年没见了，装什么自来熟。

陈彦霖

(对童婉，严肃)

婉儿，婚礼快要开始了，你先过去吧。剩下的事我来解决。

童婉

可是.....

童婉离开，回头看了陈彦霖一眼，表情忧愁。随后她走到

徐安

这小娘子还真是满心满眼都是你啊。

陈彦霖

(阴沉)

我警告你，对她客气点，她不是你可以随意玩笑的人。

徐安

(疑惑)

你没事吧，你以前还天天跟我吐槽，她跟块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害得你都不能泡妹子。

陈彦霖没有说话，只是眼神阴沉地看着徐安。

徐安

抱歉，是我太激动了。当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你回国后却失联了。难得重逢，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

陈彦霖看着嬉皮笑脸的徐安，叹了口气拿出手机，点开微信app，找到自己的

个人二维码给徐安看。  
徐安连忙拿出手机，扫二维码。  
陈彦霖收起手机，看着徐安。

陈彦霖  
可以了吧，你该走了。

徐安  
好的，一定，一定。

陈彦霖没有再理会徐安，转身走向电梯。摁下上升按钮后，陈彦霖再次看向徐安，发现徐安正盯着自己。  
徐安发觉陈彦霖看过来，对他微笑，然后转身走了。

字幕  
2周后

外，湖边-日  
一个年轻人再湖边步行跑步，看向湖面，发现湖面上漂着什么东西。他走近去看，发现是一具尸体。

内，任平生家-客厅-夜  
任平生(男，28岁，警察)和母亲在吃晚饭。

任平生  
(惊讶)  
徐安死了？

母亲  
是啊，酒后失足溺水。你姑姥姥哭得昏天黑地。  
唉，她命也挺苦的，老公破产还自杀，现在儿子也没了。你啊，改天去看看她。

任平生  
(点头，思考)

一定。

内，任平生家-任平生卧室-夜  
任平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闪回开始  
外，警局外-日

任平生(穿警服)要离开，徐安拦着他。

徐安  
(恳求)  
你就帮我一回吧。

任平生  
(义正言辞)  
不可以。

徐安  
我可是你表舅啊。

任平生  
就算你是我亲舅，不，就算你是我吧，我也不可以帮你查。

闪回结束  
任平生从床上坐起来。

任平生  
(自言自语)  
乔嘉欣。

内，徐安家-客厅-日

门铃声

徐安母前去开门，门外是任平生。

任平生

姑姥姥，我专门来看你的。

稍后

徐安母

(悲伤)

我命怎么这么苦，老天为什么要这样我啊？

任平生

姑姥姥，我明白你现在很伤心。但是表舅一定也不想看到你这样。

徐安母

他啊。唉，为什么他不能像你这样有本事。我们花这么多钱供他去美国读书，结果读了十年，除了吃喝玩乐，啥都没学会。唉，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我的亲儿子啊。

任平生

(点头，小心翼翼)

姑姥姥，徐安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举动啊？

徐安母疑惑地看向他。

任平生

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的地方，还要喝那么多酒？是不是近期发生了什么事情？



徐安母

(思索)

他两周前参加过一场婚礼，回来后说他遇到了在美国时的同学，但是觉得对方有些不对劲。之后他就开始翻相册，看了一阵子后，莫名其妙，突然开始大笑。我问他怎么了，他却不跟我讲。过了几天，他突然去了趟上海，回来后他买了很多奢侈品。我说了他两句，结果他说自己马上要发财了，这点钱不算什么。那天晚上也是，应该是8点半，我打电话问他怎么还不回家，他当时说话的语气听起来还是清醒的。他说我太烦了，他马上就要有钱了，我应该对他客气些。

任平生

姑姥姥，那个相册能借我看一下吗？

徐安母点头同意了，然后去了徐安房间，任平生也跟了过去。

内，徐安家-徐安卧室-日

徐安母在翻找相册。

任平生注意到书桌上有一台电脑。

任平生

姑姥姥，可不可以让我查看一下他的电脑？

徐安母

哦，可以啊。

徐安母找到了相册，递给了任平生。

任平生

谢谢姑姥姥。

任平生坐在电脑前，翻阅起相册。

照片内容里徐安的模样，至少是10年前拍的，地点应该是美国，都是徐安和朋友们的照片。

任平生打开电脑，点开浏览器，查看起浏览记录。他一条条查看，最近的记录中有几个网址是新闻网站，围绕着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连环绑架儿童事件。

### 报道

吴义，外号吴老狗，曾多次因盗窃伤人入狱。1997年，吴老狗低价购买了一辆废弃出租车，进行维修和翻新。又在自己外貌上进行一番伪装，他便开着车在路上寻找合适的猎物。他主要针对孤身带着孩子的乘客，待大人孩子上车后通过聊天及观察判断其家庭情况。他会绑架富有人家的孩子，从家长那里得到联系方式，然后警告对方不要报警，他会联系对方并讨论赎金问题，最后把家长留在原地。由于他并没有伤害家长，并且要的赎金金额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也不大，所以许多家长会选择私下交钱了事，而吴老狗也会遵守约定释放儿童。只有部分家长会在孩子回来后报警，因此具体受害者数字并不明确。1999年7月3日，保姆乔某某带着雇主的两个孩子从美国返回中国，于上海落地，并搭乘吴老狗的车。吴老狗杀死了试图保护孩子的乔某某，并带走孩子们。3日后，警方接到逃跑后的孩子的报警电话，及时赶到吴老狗藏身之地，成功逮捕犯人。2000年4月，吴老狗被执行死刑。

任平生盯着“乔某某”。

### 任平生

(自言自语)

乔嘉欣。

内，警局-日

任平生使用电脑，桌子上还放着徐安的相册。  
任平生找到了吴老狗案件的资料，死者确实乔嘉欣。

内，警局-队长办公室-日

孟队长

确实可疑，但是，平生，你现在掌握的信息都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支撑，很难立案调查。不过，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帮助。我刚好认识一个当年参与这起案件调查的警察，不过他前阵子已经提前退休了。

任平生

谢谢队长。

内，江伟业家-日

江伟业将案件档案递给任平生，任平生开始看档案。

江伟业

当年被绑架的两个孩子都是苏州人，陈彦霖和童婉，当年陈彦霖15岁，童婉10岁。

任平生

不是说是乔嘉欣雇主家的两个孩子吗？

江伟业

新闻报道嘛，自然会隐去一些不重要的信息。两家据说关系很好，两个孩子一起在美国读书，都由乔嘉欣照顾。当年两家接到绑架犯的电话后便立马报警，当然，警方也是秘密行动，因此吴老狗并不知道这个信息。陈彦霖是个聪明孩子，是他策划了逃跑计划，帮助童婉成功逃跑。绑架地点在郊外已经废弃的报废汽车回收站里，非常偏僻。童婉跑了3公里，顺着铁路找到了铁路巡逻员，成功报警。”

任平生

3公里？一个9岁的女孩子？

江伟业

虽然童婉年幼，但她自小练习芭蕾，身体素质还不错。不过毕竟年纪小，基本是跟巡逻员说清楚绑架地点就晕了过去。小小年纪，这份毅力的确是令人敬佩。

任平生

(自言自语)

陈彦霖。

(对江伟业)

前辈，您见过陈彦霖吗？”

江伟业

见过啊，怎么了？

任平生把包里的相册拿出来，递给江伟业。

任平生

您看看，里面有没有陈彦霖。

江伟业看完了相册。

江伟业

抱歉，陈彦霖长得很普通，我也记不清了。

外，郊区-日

江伟业

(对任平生)

这里就是当年的回收站，可惜已经被拆了。

内 林家-一楼书房-日

任平生

林老太爷，您好，我今天过来是想咨询一下乔嘉欣的案子。

林禄骁

乔嘉欣？那是个好孩子啊，工作认真尽职。唉，可惜啊。不过，她都去世12年了，为什么又要来问这个案子？

任平生

有一件案子可能跟乔嘉欣有关。

林禄骁

因为彦霖要去美国读书，所以我并聘用了英文系毕业的乔嘉欣跟去美国照顾彦霖。

任平生

既然乔嘉欣是你们林家的保姆，为什么会带着童婉回国。

林禄骁

我和已经过世的童魁升是战友。我救过他的命，他感恩于我，便资助我创立了“翰林”。我们原打算让我的女儿和他的儿子结婚，可惜我女儿被陈国邦骗跑了。她是我唯一的女儿，自小身体不好，我一贯疼她，虽然看不上那个小白脸但还是同意了。于是我们便想着让孙辈结亲，因此童婉其实是我家未来的孙媳妇。1998年吧，她参加一个国际芭蕾舞比赛获奖了，被选中去美国专业学校学习。虽然婉儿父母舍不得，但考虑彦霖在那里，而且还有乔嘉欣这个成年人在，就让她去了。后来诗楠生了重病，心里记挂着彦霖，于是便

(转下页)

林禄骁 (继续)

让乔嘉欣带着两个孩子回国看望诗楠。没想到就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发生了那种事。

任平生

那时为什么不去接他们呢？

林禄骁

我本来是觉得，孩子也不小了，还有乔嘉欣看着，没必要那么娇气，自己回来就好。唉，这件事是我错了。如果不是我，彦霖也不会……

任平生

据我所知，歹徒要求的赎金对林家来说并不算高，但是您在收到勒索电话后立马报警了。您不怕歹徒撕票吗？

林老太爷

(怒)

荒谬，我是个党员，怎么可能向恶势力低头。吴老狗这种畜生不抓起来只会有更多受害者，给他钱等于助纣为虐。

周嫂敲门进来。

周嫂

老太爷，少爷回来了。

林林禄骁

把彦霖带过来。

稍后

陈彦霖推门走了进来。

任平生看向陈彦霖的拐杖。

任平生

请问您认识徐安吗？

陈彦霖

认识，他是我在美国时的同学。

任平生

您最近有没有见过他？

陈彦霖

见过，在朋友的婚礼上。

任平生

后来又再见过吗？

陈彦霖

没有。

林禄骁

徐安怎么了？

任平生

(对林禄骁)

徐安死了

(看向陈彦霖)

您确定您在婚礼后再也没有见过徐安。

陈彦霖

真没有。

林禄骁

(对任平生，怒)

你是在怀疑彦霖跟徐安的死有关。

(喊)

周嫂，送客。

林禄骁 (继续)

(看向任平生)

如果你真的有证据表明彦霖与案件有关，我随时恭候，就算他是我的孙子我也绝不会袒护他。

林禄骁露出痛苦表情，捂着胸口。

陈彦霖

(焦急)

爷爷，救心丸被您放在了哪里？

林禄骁

没事。

林禄骁从抽屉里拿出一瓶药，吃了颗救心丸。  
周嫂走了进来

周嫂

先生，请离开。

任平生

抱歉。

任平生离开。

内，任平生家-任平生卧室-夜  
任平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闪回开始

内，派出所-日

任平生走进派出所。



徐安

是我妈妈让你来的吗？

任平生

(对徐安)

她说你跟人打架。

(对一个年轻人)

我为他的行为向你抱歉。

(对派出所警察)

请问是什么情况？

派出所警察

(看向徐安)

他向这位先生借钱，对方不给，结果就打起来了

。

闪回结束

任平生突然坐了起来。

任平生

(自言自语)

我怎么把这件事忘了。

外，咖啡厅-日

陆秉耀(男，20多岁)

死得好，活该。我不是没借过钱给他，但他根本不还。还好意思说我不通人情。

任平生

可以理解。

任平生拿出相册给陆秉耀。

任平生

麻烦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陈彦霖。

陆秉耀看了一会，指向一张照片里一个外貌普通的男生。

任平生

你确定？这么多年，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陆秉耀

很简单的。你是不知道啊，陈彦霖翘了一个比自己块头大的白人的墙角，抢了他的女朋友。那个白人把他打了一顿，还掰断了他的右手大拇指。

任平生

右手大拇指？

陆秉耀

没错。好像是因为那个大块头捉到两个人私会时陈彦霖正在拿那根手指擦去那个女生嘴上的口红。因为关节受损，虽然拇指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但却不能弯曲了。

陆秉耀用自己的拇指比划着。

任平生又把相册重新看了一遍。照片中的人普遍都用手摆着pose，有些照片中有一个摆pose时右手大拇指始终是笔直的。

任平生回忆之前见到的陈彦霖，再次看向照片中的男生。

江伟业 (V.O)

陈彦霖长得很普通。

外，林家院外-日

任平生看着铁门上的门铃按钮，犹豫了一阵，抬起手臂，伸出手指。

铁门后面的林宅正门被推开，林诗楠走了出来。

林诗楠

我在楼上窗户看到你在门外看了许久了，是有什么事吗？

任平生

您好，阿姨，我是陈彦霖的朋友。

李诗楠

原来是彦霖的朋友啊，抱歉啊，彦霖现在不在家。

任平生

那他现在在哪？

林诗楠

在总店啊。你不是他朋友吗？这都不知道吗？

任平生

哦，在翰林啊。我跟他是在大学时认识的，前不久刚刚回来，便想着来找他。

林诗楠

那太好了，你既然回来了就多来找彦霖玩，他没有多少朋友。尤其是毕业后，他天天都埋头工作，店里明明就雇了典当师。我明白，他是不想辜负他爷爷的期盼，但他也不需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的，人总是需要放松的。请稍等一下，我跟彦霖打个电话。

任平生

阿姨，不用……

林诗楠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林诗楠

彦霖啊，有个朋友来找你。

(对任平生)

对了，你叫什么？

任平生

任平生。

林诗楠

(对手机)

他叫任平生。

(看向任平生)

彦霖说，他有话亲自跟你说。

任平生接过电话。

陈彦霖 (V.O)

(声音低沉)

你不要来找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

任平生

我并不是故意的。

陈彦霖(V.O)你过来吧，我等你。我在德贤路6号，翰林典当行里。

内，翰林典当行-2楼书房-日

店员推开门，任平生走了进来，随后店员关上门离开。

陈彦霖身边是眼眶泛红的童婉，俩人刚刚似乎在争执。

陈彦霖

(对童婉)

婉儿，你先回去吧，我之后去找你。

童婉

我不走，我都在家等你3天了，你都没来，你还让我等？

陈彦霖

(对任平生)

您先坐下。

任平生坐下，陈彦霖为他倒了杯茶。

任平生喝了口茶。

任平生

其实我是来为上次的事情跟你道歉的。

童婉

(对陈彦霖)

上次发生了什么？

陈彦霖

(对童婉)

之前任警察来问过一些关于徐安的事情。

童婉

徐安？徐安怎么了？

任平生

徐安死了。

童婉

死了？

(停顿，焦急)

你该不会怀疑彦霖吧！他绝对不会干犯法乱纪的事情。

童婉过于激动，无意中碰掉了茶杯。

童婉和陈彦霖看着地上碎掉的茶杯，脸色竟都变得很差。

童婉

(愧疚)

对不起，彦霖哥，我不是故意的。

童婉赶忙想去捡起地上的碎片。

陈彦霖拉住她的手。

陈彦霖

没事的，我叫店员收拾一下就好了。

陈彦霖离开书房。

任平生

你很害怕碎掉的茶杯吗？

童婉

不是我怕，是彦霖哥怕。准确说，他是怕碎掉的声音，也怕碎掉的东西。当年他为了救我，被吴老狗的酒瓶砸了腿，所以腿才会变成这样。警官，他真的是个好人，徐安的死绝对跟他没关系。

任平生

抱歉，让你们回忆起不好的事情了。

(停顿)

你很爱他吧。

童婉点头。

手里拿着文件的陈彦霖带着保洁员走了进来。

陈彦霖

抱歉，任警官，我刚才在外面时店员交给我一份文件，我先去签一下。

任平生

没关系，我有时间。

陈彦霖拿着文件去书桌那里看起来。看了一阵子后，陈彦霖先签了字，又用右手大拇指蘸了印泥。

任平生一直盯着陈彦霖的右手大拇指，他看着他按下手印。

陈彦霖在盖下印章时拇指确实没有向后弯曲。

签完了文件，陈彦霖将文件交给收拾完地面的保洁员。

陈彦霖

(对保洁员)

麻烦您帮忙带出去。

(对任平生)

不好意思，让警官您久等了。

童婉

你倒是一点都不对让我久等感到愧疚。

陈彦霖

婉儿，我不是这个意思。

任平生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任平生连忙离开了书房，带上了门。

陈彦霖一直看着任平生的背影。

内，警局-日

任平生走进警局，看到了江伟业。

任平生

前辈，您怎么过来了？

江伟业

你走了之后我心里一直放不下吴老狗的案子。你查到了什么吗？

任平生

我本来怀疑现在的陈彦霖是个冒牌货。

江伟业

为什么会有这种猜测？

任平生

据我调查，现在的陈彦霖和过去的陈彦霖性格完全不同。他们在美国的共同好友说陈彦霖右手大拇指有伤，不能弯曲。所以我猜测徐安发现现在的陈彦霖拇指没有问题，所以拿这个秘密敲诈陈彦霖，被对方杀了。

江伟业

的确有这个可能。

任平生

可是我今天见到陈彦霖，他的拇指确实不能弯曲。

江伟业

你是如何确定他的拇指不能弯曲的？

任平生

我今天去翰林找陈彦霖，刚好童婉也在。童婉弄碎了茶杯，陈彦霖去叫保洁收拾，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文件。他看过文件，签字摁下手印。他摁手印时拇指是笔直的。



江伟业

任警官，你忽略了一件事。如果真的是他杀了徐安，他估计已经在徐安那里知道了陈彦霖的拇指有问题。你不觉得很奇怪，他空手出去，却拿回来一个文件，还要当着你的面去查看，不能等你走了之后吗？而且典当行不可能没有公章，他为什么却要选择按手印的方式？

任平生

所以他是故意让我看到他的拇指不能弯曲！那现在这个假陈彦霖到达是谁？

江伟业

这便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江伟业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档案袋，递给了任平生。  
任平生拿过档案袋，看到上面写着“段美娟”。

任平生

前辈，这个人是谁？

江伟业

她是吴老狗杀死的第一个人。

任平生

什么，他杀的第一个人不是乔嘉欣吗？报道上没有提过啊。

江伟业

其实无论是段美娟还是乔嘉欣，警方都没有发现尸体，吴老狗不肯说出尸体在哪。但是乔嘉欣的案件，有两个孩子证明她死了，而吴老狗也承认了人是他杀的。但是段美娟的孩子已经死了，没人能证明段美娟真的死了。不过，即便不能确认

(转下页)

江伟业 (继续)

段美娟的失踪和死亡与吴老狗有关，至少其他证据已经足够判他的刑了，没必要浪费精力资源在这个盖棺定论的案件上了。

任平生

怎么可以这样？段美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江伟业

你要明白，那个年代案件频发，警力严重不足。如果一直把心思放到这个案件上，那其他案件怎么办？谁来保护人民？如今刑事案件率逐年递减，是警察们付出了无数条生命以及无数个夜晚辛苦查案换来的。根据我们当年的推测，应该是在乔嘉欣被杀的两天前，这个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儿子坐上了吴老狗的车。为了保护儿子，段美娟被吴老狗杀死。之后吴老狗带走了男孩，应该是打算向他的父亲要钱吧。然而吴老狗看走了眼，段美娟其实是有钱人的情妇，而孩子跟金主没有血缘关系。

任平生

那，那个孩子最后是怎么死的？

江伟业

他和陈彦霖以及童婉一起逃跑，没逃掉，被吴老狗杀了。警方赶到，发现了他的尸体，是被活活打死的。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应该也有26岁了。那个孩子叫段晓东。

任平生

那个孩子叫什么？

江伟业

段晓东。

11年前

内，废弃车辆回收站-小屋-里屋-夜

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房间，铁栅栏被挂上锁链，后是牢房，对面是一扇铁门。

铁门上面有个小窗，非常小，即便是5、6岁的孩子也不可能爬出去。

地上有呕吐物，段晓东(男，14岁)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真陈彦霖(男，15岁)和小童婉(女，9岁)拍着铁栅栏大声哭喊。

真陈彦霖和小童婉

(大声)

救人啊，他快死了。

吴义在外屋开锁，走进里屋。

吴义

(怒)

喊什么喊！

(看到段晓东)

什么情况？

吴义解开锁链，走进牢房。走到段晓东面前，蹲下查看他的情况。

吴义

(对段晓东)

你怎么样？

吴义抓住段晓东的肩膀转动他的身体。

段晓东扔出手中的墙灰，洒向他的眼睛。

吴义捂着眼睛哀嚎。

段晓东

陈彦霖，快

真陈彦霖被吓倒了，愣在了原地。

吴义

(怒)

混蛋，我打死你。

小童婉拿起水桶里的水瓢砸向吴义的头，他瞬间失去意识。

段晓东

走，赶紧走。

段晓东抓住小童婉的手，向外屋跑去。

真陈彦霖跟着跑出了里屋。

外，废弃车辆回收站-空地-夜。

小屋对面是堆积如山的废弃车辆。

吴义 (O.S)

我要打死你们！

段晓东

没有时间犹豫了，赶紧跑。

小童婉跑进车辆之间的夹缝中。

段晓东紧追其后。

外，废弃车辆回收站-堆积如山的废弃车辆迷宫-夜

小童婉迷失了方向。

段晓东从童婉身后捂住了她的嘴巴。

段晓东  
(小声)

是我。

真陈彦霖 (O.S)  
(尖叫)

啊！

段晓东  
捂住耳朵，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出声。

吴义  
(怒)  
让你跑，你再跑一个。

吴义拿着木棍击打倒在地上的真陈彦霖。

真陈彦霖  
我错了，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

真陈彦霖停止了挣扎和求饶，死了。  
小童婉和段晓东躲着。

吴义 (O.S)  
操。

(脚步声)  
段晓东牵着小童婉的手在迷宫里穿梭。  
段晓东和小童婉找到了迷宫的出口，而回收站大门就在前方，只有一百米。  
(脚步声，叫骂声)

段晓东牵着小童婉的手向大门跑去。

吴义拿起地上的酒瓶向俩人砸去。

段晓东将小童婉护在身前，酒瓶砸在了他的腿上，他随之倒地。

段晓东

婉儿，你快走，赶紧去报警。没时间犹豫了，至少得有一个活下去。

小童婉

哥哥，你坚持住，我马上叫警察过来。

小童婉跑出了大门。

吴义去追小童婉，被段晓东拉住腿。

吴义

(怒)

你个草乌。

吴义尝试把腿拽出来。等到他终于把我踢开，童婉早就不见踪影了。

吴义

(怒)

狗崽子，坏老子好事，

吴义踢段晓东受伤的腿，段晓东失去意识。

现在

内，林家-陈彦霖卧室-夜

(以下依然称呼段晓东为陈彦霖)

陈彦霖在床上惊醒，头上全是汗。

内，林家-林诗楠卧室-日  
陈彦霖在喂林诗楠喝粥。

林诗楠

听说之前有警察来找你。

陈彦霖

确实有这事。

林诗楠

上次有个自称你同学的男孩来找你。他走后我觉得又些不对劲，便跟周嫂说了几句。她问我是不是一个看起来很壮实，小麦色皮肤，长相端正，留着寸头的男生。她还真说中了，我便问她到底是谁，她便说了那人是个警察。唉，你不该瞒着我的。

(停顿)

你也别怪周嫂，是我一直逼问她。

陈彦霖

我是觉得这点小事没必要让您烦心，您的身体要紧。

林诗楠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什么事都焖在心里。

陈彦霖

妈，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去上班了。

陈国邦走进卧室。

陈国邦

彦霖，你去忙吧，我陪着你妈妈。

陈彦霖离开房间，关上了门。

陈国邦

你和彦霖聊了些什么？

林诗楠

是我对不起彦霖。

陈国邦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林诗楠

打从他出生我身体便一直不好。我几乎没怎么照顾过他，甚至没给他喂过几口奶。他跟我一直不亲近，更喜欢跟刘嫂待在一起。后来刘嫂年纪大了回老家了，他性情便越加乖张。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一个好母亲。

陈国邦

说什么傻话呀，你身体变差也是为了生下他啊，无法给他喂母乳也不是你的错。彦霖他已经懂事了，他会理解你的。

内，林家-二楼走廊-日

陈彦霖站在林诗楠卧室门外，听着里面的交谈声。

内，林家-楼梯-日

陈彦霖从楼梯走下来。

周嫂朝陈彦霖走来。

周嫂

少爷，上次那个警察又来，还带了一个中年男人。  
。



内，林家-一楼客厅-日  
 陈彦霖走到客厅，任平生和江伟业都在。  
 江伟业上下打量陈彦霖。

陈彦霖  
 任警官您好，您旁边这位是？

江伟业  
 陈先生您好，我叫江伟业。您当年的绑架案我有  
 参与调查。

陈彦霖  
 你们今天过来是为了当年的绑架案还是徐安的案  
 子？

任平生  
 两者都是，陈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杀害了徐安  
 .....

陈国邦  
 （喊）  
 诗楠！诗楠！你醒醒！

陈彦霖立马向楼梯跑去。

内，林家-二楼走廊-日  
 陈国邦抱着昏迷不醒的林诗楠。

陈彦霖  
 爸，我背妈妈下楼，你快去开车，带她去医院。  
 （喊）  
 周嫂，打电话给康院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林诗楠被送到了康家和医院，医生检查后判定她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建议她住院接受治疗。此时她正在VIP病房还没有醒来，陈国邦守在她床边。

内，私立医院-会议室-日

**林禄骁**

(怒)

两位警官，我看在你们是人民公仆的份上已经很忍让了，但是你们这次太过分了。你们凭什么断言我孙子跟徐安的案子有关。他回国后就跟徐安见过一面。

**任平生**

林老太爷，您有所不知.....

**林禄骁**

我还没老糊涂，你们是在难为一个已经失去了生母的可怜孩子。

**江伟业**

你一直都知道？为什么当年要向我们警方隐瞒这个事实？

(停顿)

难怪当年本来我想帮忙处理的‘段晓东’的遗体，但你却说可怜这个孩子，把处理遗体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

**林禄骁**

你们以为这个孩子主动冒充了彦霖？又为了灭口杀死了徐安？当年诗楠生了重病，我们怕她知道彦霖死了会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所以才决定让他顶替彦霖的身份。

江伟业

我明白了，林老太爷。但是这也不能证明陈彦霖与徐安案件无关。当晚有目击者看到与陈彦霖以及徐安身形相似的人在案发地点发生争执。出于职业准则，我还是觉得有必要问清楚陈彦霖先生，是你吗？

陈彦霖

不是我，我和徐安约好在别墅里见面的。你们可以去查监控，准确时间我记不准了，但大概时间我记得。7时1刻我开车进入小区，7时3刻徐安过来了，我们谈了一段时间，8时1刻他就走了。

任平生

别墅？小区？

林禄骁

那是林家和童家在汉悦府一起购置的一处房产。我之前听熟人说那附近即将建立一所规模很大的国际学校，我们考虑到彦霖和童婉结婚后肯定会有孩子，所以才买了那里的房子。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有结婚，所以就暂时空置。

任平生

有人证吗？我知道那个地方，虽然小区大门有保安，也有监控，但是别墅区的栅栏也不是不能翻过，如果有踮脚的椅子之类的。

林禄骁

彦霖腿部有残疾的，他怎么会去翻栅栏？

江伟业

虽然有点费劲，但并不是不能做到啊。

(停顿)

而且我们也不能确认陈先生的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林禄骁

(怒)

你……

陈彦霖

没有，就我一个人。

林禄骁

彦霖，你确定？如果没有人证你的嫌疑就很难洗清了。

陈彦霖

没有。警官，你们若是真的不信我就带我回去接受调查吧。

童婉(O.S)

他有人证。

童婉推门而入。

童婉

我可以证明他8点半之后都在别墅。

陈彦霖

(对童婉)

婉儿，别胡闹。

(对任平生)

她只是想保护我才说了谎话，别怪她。

童婉

我没胡闹，当时我也在。

任平生

你能确定他一直没有离开过？

童婉

我确认。

陈彦霖

(慌张)

婉儿！

童婉

(对任平生)

我很确认，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一起，至少到1  
1点多，我们睡着了，我都可以作证。

林禄骁

任平生

我明白了，抱歉，打扰你们了。

江伟业盯着陈彦霖，被任平生拽走。

林禄

(对童婉)

婉儿，你去陪着诗楠吧。

童婉

爷爷……

林禄骁

他是个男人，就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目送童婉坐电梯离开后，林禄骁返回会议室，关上门，一巴掌狠狠扇在陈彦霖的脸上。

林禄骁

婉儿这么好一个姑娘，12年来对你全心全意。  
你呢，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着不结婚。结果，你  
却

(转下页)

林禄骁 (继续)

偷偷把她骗上床，提上裤子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说为什么这几天她都不来家里，艾葭还说她好像生病了一直萎靡不振，连饭都不肯多吃几口。刚才见到她，整个人都瘦了不少。你不会良心不安吗？

陈彦

对不起。

林禄骁

你不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去跟婉儿说。我告诉你，你必须对婉儿负责，赶紧准备结婚的事宜。

陈彦霖

我明白了。

内，私立医院-VIP病房-日

林禄骁和一同来到林诗楠的病房。林诗楠还没有醒，而童婉和陈国邦都在。

童婉

爸爸妈妈有事耽误了，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林禄骁

彦霖，你没有什么话要跟婉儿说吗？

陈彦霖

婉儿，我们去花园里聊聊吧。

日，私立医院-花园-日

童婉

我不会勉强你娶我的，我童婉也不是没人要。爷爷那里我会去说的，你放心吧。

童婉说完就转身离开，陈彦霖却拽住了她的胳膊。童婉试图挣脱，却被陈彦霖拉入怀中。童婉挣脱开，一巴掌打在陈彦霖脸上，陈彦霖却再次将她拉入怀中。童婉继续尝试挣脱。

陈彦霖

我爱你。

童婉停止挣脱。

陈彦霖

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

童婉回抱住了陈彦霖。

内，汉悦府-别墅-客厅-夜  
陈国邦走进屋里。

陈国邦

彦霖，有什么事不能在家里说，要跑这么远。

陈彦霖

那你晚上你究竟做了什么？

内，汉乐府-别墅-客厅-夜

徐安

国窖573，不错。唉，自从老头子破产，我就再也没有喝过什么好酒了。欸，你来点吗？

陈彦霖

不，你自己喝吧。我没兴趣。

徐安

你倒是跟陈彦霖性格完全不同。不过，他小子最擅长在家里人面前装乖孩子。

陈彦霖

赶紧进入正题吧。你到底想要什么？

徐安

钱，100万。

陈彦霖

我没有这么多钱。

徐安

你当我是傻子吗？你可是林家的少爷，还接手了典当行生意。这点钱怎么会拿不出来。

陈彦霖

我的钱大部分都交给爷爷了，我自己手上没有多少钱。

徐安

没关系，你现在不是在总店工作嘛。帮我那几件东西出来吧，以物抵债。

陈彦霖

不可以！

徐安

那你就别怪我把你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媒体，我拿不到钱，你也别想好过。

稍后

陈彦霖边喝酒边打电话。

陈彦霖

妈妈，我今天去朋友家了，今天不回来了。

陈彦霖挂掉电话。



陈国邦走进别墅。

陈国邦

彦霖，你怎么在这里。

陈彦霖

爸，你怎么来了？

陈国邦

我之前有些东西落在了别墅里，过来拿一下。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告诉爸爸。

陈彦霖

没事，就是工作上的小事。您别跟爷爷和妈妈说，他们会担心的。

陈国邦

好吧，你小心照顾自己。

陈国邦走向里面的房间。

稍后

童婉

彦霖哥，彦霖哥，你醒醒。

陈彦霖醒了过来。

陈彦霖

婉儿，你怎么过来了？

童婉

彦霖哥，是叔叔打电话告诉我你喝多了。他有事得赶紧走，所以让我来照顾你。

(停顿)

童婉 (继续)

你放心吧，我没告诉林爷爷这件事，叔叔也不会说的。

(停顿)

我先扶你进房间休息吧。

内，汉悦府-别墅-卧室-夜

她跌跌撞撞地把陈彦霖扶到卧室，终于还是脚下一软，好在陈彦霖拽了她一下，她才没有摔倒。

童婉背靠着墙壁，而陈彦霖面对着她，他一只手撑着墙一只手把着她肩膀。

两个人离得很近，四目相对，陈彦霖吻住了她。

童婉先是惊讶但也很快接受了陈彦霖的吻，两个人吻在了一起，很快滚到了床上。

内，汉悦府-别墅-卧室-日

陈彦霖在床上醒来，童婉不在旁边。

内，汉悦府-别墅-客厅-日

陈彦霖在垃圾桶里发现一个药盒包装，上面显示这是用来抹在女性下体缓解粗暴性爱引起的疼痛的。

童婉从卫生间厕所走了出来。

童婉

你醒了呀。

陈彦霖

对不起。

童婉

不怪晓东哥哥的，我听嫂子说男孩子第一次总是会  
会比较冲动，控制不好力道，我明白的。

陈彦霖

不是这样的。

(停顿)

昨天是一场意外。

内，汉悦府-别墅-客厅-夜

陈彦霖

我那天晚上失控是不是跟你有关？

陈国邦

对，是我做的，我在你酒里下了催情药。

陈彦霖

你为什么会有那种药？

(停顿)

你那天来是为了私会情人，对不对。你如果私自  
购入房产肯定会被爷爷发现，而那个别墅一般都不  
会来人，所以你才敢这么做。那个药是你给自己  
和情人准备的。

陈国邦

没错。

陈彦霖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妈妈那么爱你，她身体不好  
也是为了生下和你的孩子。

陈国邦

“我也是没有办法啊，我是一个男人，我也有需  
求，诗楠她是很好，但是她的身体太差了，我们

(转下页)

陈国邦 (继续)

已经好多年没有夫妻生活了。我已经忍了很多年了，真的忍不了了。你也是男人，你应该明白。

陈彦霖

不，我不明白，不要为你的无耻辩解，你背叛了你的婚姻。你跟她断干净，把你的心思收好，不要让妈妈知道你做了什么。

陈国邦

我错了？段晓东，你不觉得你说出这种话很可笑吗？你可是为了隐瞒你自己的秘密接受了徐安的条件，答应偷取行里的典当品啊。

陈彦霖

果然是你偷走了我的手机。可我设置密码了呀，你为什么会知道我跟徐安有联系。

陈国邦

晓东啊，你以为你的心思藏得很好吗？别人看不出，但我纵横情场多年，我看得出你根本是喜欢童婉的，手机密码都是童婉的生日。晓东，我都是为了帮你啊。她可是童家的孩子，童匪是从政的，他跟童家的生意无缘，只要你跟童婉结婚，童梦缘珠宝就是你的了。

陈彦霖

所以，是你杀了徐安对不对？

陈国邦

没错，是我。那天晚上我开车到了别墅，发现你的车就停在那里。我一进来就看到你在独自喝闷酒。我问你，你又不跟我说，所以我便偷偷拿走了你的手机，我看了你和徐安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他竟然在威胁你。我给徐安打了个电话，说

(转下页)

陈国邦 (继续)

出了自己的身份，说我偶然看到他与陈彦霖的微信信息，知道了真相，很震惊。我不能容许别人冒充自己儿子，如果他能给我展示证据，我给的报酬一定比陈彦霖给的多。徐安之前在别墅里喝酒没喝尽兴，正打算再去买一些。我便让徐安帮我买一些，因为我也想喝酒。我们约好在桥上见面，因为我知道那里晚上不会有人。我们在那里喝了半个小时的酒吧，我不停给他灌酒，他醉倒了，我便把他推下去了。任谁都会认为他是醉酒落水。不过，我担心他可能透露过与你有关的信息，你会被当成凶手，所以我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个人证。

陈彦霖

可你为什么还要为我做这些？我又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陈国邦

你是我的亲生儿子啊，晓东，你是我和美娟的孩子。

陈彦霖

你竟然在妈妈孕期时出轨了！

陈国邦

我承认我出轨了，但是我在林诗楠生完彦霖后就和美娟断开了。你知道吗？当我知道彦霖死了时我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我多年忍受林禄骁的蔑视都是为了等待彦霖继承林家。但是我看到了童婉身上的美娟的长命锁，那么丑的铁制长命锁我一定认错不了。晓东，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惜杀死徐安吗？我怕的是这件事登上新闻，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有人去调查你的身世，可能就会查到我和美娟的关系。林禄骁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们父子俩好过的。

陈彦霖

这些都不是你杀人的理由。

陈国邦

所以你要去报警吗？晓东，诗楠身体那么差，你忍心让她知道真相吗？她能承受得了失去丈夫和儿子的打击吗？你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就连童婉也会弃你而去。晓东，你要想清楚啊。你现在做出的决定，就是已经开弓的箭，无法回头。

内，林家-一楼书房-日

林禄骁坐在书桌后面，看着桌子上的相框，里面是一家四口的合影。

11年前

内，医院-童婉VIP病房-夜

林禄骁

你是说现在在手术室的不是彦霖。

童婉

对，彦霖哥哥被那个绑匪打死了。

艾葭

婉儿，那你为什么要跟医生说让他们救救哥哥？

童婉

我说的哥哥是晓东哥哥，他为了救我被帮扶抓住了。我怕绑匪会像打死彦霖哥哥那样，把他也打死。

童徽

现在怎么办啊？诗楠那边也瞒不了多久了。

艾葭

可是诗楠本来就生病了，她怎么承受的住这种打击？

林禄骁

(对童婉)

婉儿，跟爷爷说是，那个晓东是什么样的人？

稍后

陈国邦

不，我不同意，没有人可以取代彦霖的位置。

林禄骁

(怒)

既然不同意，那你就滚出林家。

陈国邦脸色难看，转身离开病房。

童婉

爷爷，叔叔会不会把真相说出来啊？

林禄骁

婉儿，放心，我太了解他这种人了，他不会舍得放弃林家给予他的一切。

内，医院-段晓东VIP病房-日

段晓东

您的意思是让我冒充陈彦霖？

林禄骁

没错。我女儿现在病得很严重，她不想让她知道真相。

段晓东

可是，这瞒得住吗？

林禄骁

彦霖去了美国5年了，一直没回来过。我一直想把他叫回来，但是诗楠说，孩子贪玩很正常。诗楠身体不好，不能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去看他，所以这几年都是通过国际长途和彦霖联系的。知道彦霖长相的只有保姆，婉儿，还有每年都去看望彦霖的陈国邦。保姆已经死了，婉儿和陈国邦都会守口如瓶的。我们会把彦霖的事情都讲给你，你都记下来，回去在诗楠面前好好演戏。只要瞒过诗楠，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

段晓东

家人？

(停顿)

好，我答应。

内，医院-走廊-日

林禄骁从段晓东病房走出。 ‘

他看向窗外花园，看到童婉和陈国邦在医院花园里聊着什么。

林禄骁

婉儿。

童婉走了过来，陈国邦跟在她身后。

童婉

爷爷。

林禄骁

你还在生病，不宜在室外待着。



童婉

爷爷，我没事的，我已经好了。

林禄骁

(看向陈国邦)

你想开了吗？

陈国邦

我明白了，我会按父亲说的做。

内，林家-一楼书房-日

林禄骁打电话给童婉。

林禄骁

婉儿啊.....没什么事情，就是想你了，希望你过来跟爷爷聊聊天。

童婉 (V.O)

爷爷，我在排练舞蹈，我晚上过去。

内，林家-一楼书房-夜

林禄骁

婉儿，这两天和彦霖相处如何？

童婉

彦霖哥对我很好，很体贴。他说等我毕业我们就结婚。

林禄骁 “(点头)那就好.(停顿)婉儿，你当天晚上为什么会去别墅啊？”

童婉

是陈叔叔叫我过去的啊，说彦霖哥哥喝多了。

林禄骁

陈国邦？他为什么会知道彦霖在别墅？

童婉

他说自己刚好去了趟别墅。我也没问过他原因，我当时担心彦霖哥哥，所以就赶紧过去了。

林禄骁

那彦霖呢？他为什么会去别墅？

童婉

爷爷，这我就知道了，我也没问，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秘密不想跟别人说吧。

林禄骁

你知道彦霖，

(停顿)

晓东的身世吗？

童婉

知道，我后来问过他。他说他妈妈遇到了负心人，搞大了她的肚子就跑了。还有，他妈妈家里很穷，她唯一的长处就是自己的美貌，所以为了养育他做了别人的情妇。

(停顿)

爷爷，你不会是嫌弃晓东哥哥的出身吧，他妈妈做情妇是不对，但是也是那个出轨的男人的错啊。他想出轨，即使没有他妈妈他也会找别的女人啊。

林禄骁

你说得对，如果男人想出轨，对象可以是任何女人。赶跑了这个，也会有下一个。

(停顿)

我记得你陈叔叔当时知道彦霖死了后哭得很伤心，还是你去安慰了他，他才好转了过来。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啊？

童婉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啊，我跟他说晓东哥哥是个很好的人，希望他可以给晓东哥哥和他自己一个机会。他好像很生气，吼了我。我直接吓哭了，他就抓住我肩膀摇晃我，让我别哭了。

林禄骁

(怒)

岂有此理，你当时怎么不说这件事？

童婉

我明白他也是太伤心了，也是我说错了话。而且他冷静后也同意了让晓东哥哥留下来了呀。

林禄骁

婉儿，你仔细讲讲当时的情况。

童婉

他摇晃我，我兜里的长命锁就掉了出来。他看到长命锁就帮我捡了起来，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长命锁，看起来不像是我的。我就告诉他，是晓东哥哥送给我的。他没说话，过了一会问我，晓东哥哥姓什么。

林禄骁

然后呢，然后他是什么反应？

童婉

他说自己需要时间冷静一下。

(停顿，紧张)

爷爷，是有什么问题吗？

林禄骁

没有，你别在意，我就是想着自己好像没有问过晓东有关他的事情。但是又觉得现在直接问他会勾起他的伤心事。

(敲门声)

林禄骁

请进。

周嫂走了进来。

周嫂

老太爷，少爷回来了。

童婉

爷爷，我先去找彦霖哥了。

童婉匆忙离开书房。

内，林家-一楼客厅-夜

童婉从林禄骁的书房跑了出来，小跑到陈彦霖面前然后抱住了他的手臂。

林禄骁 (O.S)

婉儿，别缠着彦霖了，他工作一定很累了，让他回房休息吧。

林禄骁站在二楼看着一楼客厅的两人。

陈彦霖

爷爷，婉儿，那我先回房了。

陈彦霖离开。

童婉

(对林禄骁)

爷爷，我今天可不可以留在这里睡觉啊？

林禄骁

如果你你爸妈，那没问题。

童婉

好的！

童婉小跑着离开。

内，林家-一楼书房-日

林禄骁和梁鸿斌(男，50岁左右，私人侦探)通话。

梁鸿斌 (V.O)

我已经调查过了，段美娟是湖北人，她的父亲在她15岁时因为一场意外瘫痪在床，段美娟不得不辍学去上海打工。据她的同乡说她遇到了一个对自己很好的男人，出手阔绰，段美娟也是靠着男朋友的钱给父亲治病。但她从来没有带男人去村子里看过她父亲，因此有了流言蜚语，说她当了有钱人的小三。她爸爸也听说了这件事，两人发生了争吵，他们邻居听到她父亲命令她跟那个男人分手否则就当没有这个孩子，气急攻心，当时就死了。下葬时，段美娟哭得撕心裂肺，说自己错了，她一定会听父亲的话，跟那个男人分手重新做人。后来她便离开了，再也没有回过乡里。几个月后有村民去上海的医院带家人看病，在妇产科那里看到了大着肚子的段美娟，似乎段美娟也看到他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医院。

林禄骁

有没有查到她前男友的信息？

梁鸿斌 (V.O)

有的，她跟乡里的发小聊天时透露过，那个男人也是湖北人，不过后来就定居在苏州了。她发小保密，可是那个发小却把这件事传了出去。也是因为这一点，乡里人才更加确信那个男人是有妇之夫，和老婆在苏州生活，为了不被老婆发现才在上海找了个情妇。

林禄骁

(自言自语)

湖北人？

闪回开始

内，林家-林诗楠卧室-日

林禄骁

他又去上海出差了？

林诗楠

嗯，国邦说他两天后回来。

林禄骁

岂有此理，你还怀着孕呢，他还三天两头出差。

林诗楠

他也不想的，但是他现在正是创业初期，也没办法。他已经尽力了，每次回来都几乎围着我转。

林禄骁

唉，他能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真是几世修来的福分。

闪回结束

林禄骁电话给陈彦霖。

林禄骁

彦霖，你现在赶紧回家，我有事跟你说。

林禄骁电话给陈国邦。

林禄骁

陈国邦，赶紧滚回来，我有事要找你说。

稍后

林禄骁扇了陈国邦一巴掌，陈彦霖站在旁边，面色难看。

林禄骁

畜生，你的妻子怀着你的孩子，她身体那么都不忍心耽误你的前途，你呢，在外面养女人，还搞大了别人的肚子。诗楠生产时大出血，你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回来。她没了半条命才生下孩子，还被医生告知自己再也生不了了。她哭到差点晕厥，说自己对不起你。这个傻孩子，她哪里对不起你了？

陈国邦

爸，是我错了，我知错了，我跟那个女人在彦霖出生前就断开了。

林禄骁

(对陈国邦)

你真的是说谎都不带眨眼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别墅里长期和女人私会吗？

(对陈彦霖)

彦霖，9月7日，那天他在不在别墅里？

陈彦霖

在。

林禄骁

(对陈彦霖)

徐安到底怎么死的？

陈彦霖没有回答。

林禄骁

彦霖，你真的要一错再错吗？

陈彦霖

是……是陈国邦杀了徐安。

(哭)

对不起，爷爷。

林禄骁

就因为徐安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陈彦霖点头。

陈国邦

爸，不是这样的，那是意外，我没有想过要杀他。  
。

林禄骁

不要再继续你的谎言了，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警察，你等着坐牢吧。

(咳嗽)

你滚出我的家，一分钱都别想拿到。彦霖，去报警。

陈彦霖沉默。

林禄骁

(喊)

彦霖！

陈彦霖从裤子兜里拿出手机。

陈国邦一把便夺过了他的手机，摔在了地上。

陈国邦

没错，是我杀了徐安。林禄骁，枉你自诩英雄，  
这辈子战场商场都混过。但是你却把自己唯一的女  
儿养成了一个傻白甜，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

(转下页)



陈国邦 (继续)

的道理啊。我不过是花言巧语了一番，就把她哄得非我不嫁。老实告诉你吧，我早就对她感到厌烦了。本来她就长相一般，一大把年纪了还让我天天哄着他。我这些年有过不少女人，他们各个都比林诗楠热情火辣，更懂得在床上服侍我。

林禄骁

你.....你混蛋。

(痛苦)

彦霖，药，药.....”

陈彦霖跑去办公桌，拉开抽屉。

陈国邦

你想清楚，他活着我们两个就都完了。

陈彦霖犹豫。

林禄骁

(痛苦)

彦霖。

陈彦霖从抽屉里拿出药，蹲到林禄骁旁边给他喂药。

陈彦霖

没事的，爷爷。

林禄骁的表情更加痛苦。

陈彦霖

爷爷，您怎么了？您坚持一下。

林禄骁痛苦挣扎后死去。

陈彦霖

(对陈国邦)

是你换了爷爷的药。

陈国邦

晓东，你实在是太仁慈了，幸好我早有准备。我们现在安全了。

陈彦霖

不，我要去报警……

陈国邦

晓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奎尼丁，虽然这个也是心脏病用药，但是不正确使用却会引起心脏病猝死。是你亲手为他喂下了毒药，是你杀死了他。

陈彦霖

(崩溃)

是我，是我吗？

陈国邦

收拾一下心情吧，我这就去打120了。演好这场戏，不要被发现破绽。你像我，我们都是很好的演员。

陈国邦离开，只留下陈彦霖抱着林禄骁的尸体。

内，警局-日

任平生

林禄骁死了？

钟盛

没错。

任平生

我只是离开苏州7天，竟然发现了这种事。

钟盛

林老太爷都80了，据说前年还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发生这种事虽然令人惋惜，但太正常了。

同事A

平生，你回来了呀！跟我讲讲，这次去湖南追捕李贵的经过呗。

任平生没有理会同事，直接离开了警局。

外，警局外-日

任平生从警局里走出，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江伟业。

江伟业 (VO.)

任警官。

任平生

前辈，林禄骁死了。

江伟业 (V.O)

.....

任平生

(疑惑)

前辈，你有在听吗？

江伟业 (V.O)

任警官，这段时间我查到了一些事情。

任平生

什么事情？

江伟业 (V.O)

事情比较复杂，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赶紧过来上海吧。

任平生

好。

内，国际学校-办公室-日

于老师

晓东是个好孩子，他是我见过最刻苦的孩子。他说他妈妈为了养他很不容易，吃尽了苦，他一定要好好学习，报答母亲。

任平生

您对他的家庭有什么了解吗？

于老师

学校里有传闻他妈妈是有钱人的情妇，他们说她是狐狸精。我见过她，她确实很漂亮，但绝对不是他们口中的浪荡女人。她是真的没有钱养育晓东，才选择做别人情妇。

任平生

其实在我们之前，也去了解过段美娟的事情，知道她是为了给父亲治病才和段晓东的父亲交往。虽然这么说不合适，但其实她的情况真的不应该生下孩子的，她那么年轻，还有很多机会。

于老师

晓东跟我说他也抱怨过，他问过母亲为什么要生下他。他母亲告诉他，她曾经确实想过打掉晓东。但是就在她打算去医院拿掉孩子的那天，她整宿没睡，到了早上，窗外的阳光洒向她，她拉开窗帘。当时是破晓时分，看到太阳升起，景色十分壮观。她被那幅画面触动了，决定留下孩子。晓东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江伟业

于老师，我上次说过的，希望您能把段晓东的毕业照拿出来给我们看。

于老师

我已经把照片准备好了。

于老师拿出了段晓东的毕业照，她指向照片上的一个男孩。

于老师

这就是晓东。

任平生看向照片。

照片中的那个男孩继承了段美娟的美貌，男生女相，月牙眼，薄嘴唇，元宝耳。

任平生

(震惊)

于老师，您确定？这是段晓东？

于老师

当然，我怎么可能认错他。

外，国际学校-日

任平生

前辈，你看到了吗？那个男孩.....

江伟业

我明白你的震惊，但那的确就是段晓东。当年在医院我见过现在这个陈彦霖，那时距离拍下这张合照也不过过了一周多而已，我可以确定，他不是段晓东。

任平生

那现在的陈彦霖是谁？

江伟业

任警官，他的确是和童婉一起逃出来的。如果当时还有其他被绑的孩子，他为什么要说假名？童婉和陈彦霖都是孩子而已，没有说谎的必要。

(停顿)

除非，他根本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

外，私立医院-停车场-日  
陈彦霖拉开驾驶座车门。

任平生 (O.S)

好久没见，陈先生。

任平生走了过来。

陈彦霖

任警官过来有什么事吗？

任平生

陈先生，关于林老太爷的死我有些事想问你。

陈彦霖

这应该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意外事件。爷爷心脏一直有问题，前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任平生

.....

手机铃声

陈彦霖接起电话。

陈彦霖

(对手机)

婉儿……我正要出发……。

陈彦霖挂掉电话。

陈彦霖

抱歉，任警官，我还有事情，必须走了。

陈彦霖上车，开车离开。

内，剧场-夜

《天鹅湖》演出顺利结束，台下掌声雷动，部分观众上台为舞者献花。  
陈彦霖捧着一大束鲜花走到台上递到童婉手里。

陈彦霖

恭喜首演顺利。

童婉

(开心)

谢谢彦霖哥。我还没这么块结束，你先去后门等我吧。

陈彦霖

嗯。

内，剧院后门-夜

任平生 (O.S)

陈先生。

任平生走了过来。

陈彦霖

任警官，你怎么会在这里？

任平生

抱歉，我也不是故意的，只是偶然注意到你的副座上放着一大束鲜花。您又是在和童小姐通话，所以应该是为她准备的。我记得童小姐是芭蕾舞演员，于是就在网上搜了一下，查到今天晚上这里有一场《天鹅湖》演出。

陈彦霖

任警官，您到底有什么事？

任平生

我已经去过吴义家乡了。我见到了你的表姐，她还记得你。

陈彦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任平生

你的表姐说你是个很温柔的人。你从5岁起便被吴义交给你姑姑照顾，姑姑对你很好，但姑父却嫌你是个拖油瓶，对你非打即骂。你9岁时姑姑难产死了，你便被姑父送回到爸爸身边。我去走访了几位当年被绑架的孩子，他们都提到有个同样被绑架的男孩和自己关在一起，并且他们对这个男孩的年龄外貌和性格的描述都与你非常相似。那个男孩会在他们害怕时安慰他们，会跟他们说只要绑匪得到赎金一定会放了他们。后来男孩也确实在父母交了赎金后被放走。可是我问那几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那个男孩

(停顿)

吴双，你不是受害者，但也不是加害者，你是帮助犯。



陈彦霖

.....就这些吗？你有证据吗？

任平生

警察的确要看证据，但对于某些人来说，比起证据她更在意的是你本人的态度。

陈彦霖转身看向身后，童婉就在不远处，双眼通红。

稍后

任平生离开，只有陈彦霖和童婉在。

童婉

他说得都是真的？

陈彦霖

.....

童婉

你说话啊，你真的是吴义的儿子？

陈彦霖

对不起。

(停顿)

爸爸跟我说他发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只要赚够钱，就可以给我上户口，让我去上学了，我真的没想到他口中的门路就是绑架儿童，而我需要做他的内应，帮他监视被绑的孩子。他嘴上说着赚够钱就收手，但每次拿到钱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后来他绑架了段晓东，我从他口中得知他骗了爸爸，没有人会为他交赎金。我错了，我真的不该告诉爸爸这些。如果不是我，段晓东可能就不会死。我知道爸爸已经回不了头了，他的结局便是被枪毙，但我才14岁，我不想有一天和他一起

(转下页)

陈彦霖 (继续)

被枪毙啊，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逃。很快，爸爸绑架了你和陈彦霖，我跟你聊过天后便确认自己找到了机会。

童婉

所以你决定跟我和彦霖哥哥一起逃跑。

陈彦霖

错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带陈彦霖逃跑，我的计划从来只有你和我能活着。

童婉

(震惊)

你什么意思？

陈彦霖

你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吧，当你和其他人一起被追杀时，你不需要成为那个跑得最快的，只要确保有一个人跑着比你更慢就好了。我爸爸之所以选择那个回收场作为藏身地不只是因为地处偏远，还因为要想到达出口必须经过那个堆积如山的报废汽车。那里面就跟迷宫差不多，你能逃出去是因为有我带着你，我认识路。我爸爸也认得路，所以陈彦霖才会被他抓住。

童婉

为什么是我？

陈彦霖

因为你喜欢我，你一定会在你父母面前为我说好话，只要我能以段晓东的身份瞒天过海，我就是你全家的恩人。我知道我以后的日子肯定不会差，只是我也没想到你们会决定让我顶替陈彦霖的身份。

童婉

那你对我到底是什么……

陈彦霖

婉儿，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童婉

你为什么不证明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你还是喜欢我的，对吧。吴双哥，说出一切吧，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会去求爸爸妈妈原谅你的。

陈彦霖

不可以，真相一旦被公布，我就会成为过街老鼠。

童婉

可是，我们……

陈彦霖

已经没有我们了，从今以后便是我和你。梦该醒了，婉儿。

陈彦霖离开，并且打了个电话。

童婉哭了起来。

外，剧院大门-夜

童婉走到大门。

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

童婉上了出租车。

童婉

花园路12号。

司机开车。

司机

小姐，你没事吧。跟男朋友闹矛盾了吧。

童婉;为什么这么说？

司机

你男朋友让我在这里等你啊，还给我转了辛苦费，让我多等会，说大晚上你一个女生不安全。他不让我说，我不懂你们这些小年轻，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啊，非得藏着掖着。

童婉

……师傅，谢谢你。

司机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你也别跟他置气了。

童婉

嗯。

内，林家-卫生间-日

陈彦霖用冷水洗了把脸。

内，林家-一楼客厅-日

陈彦霖在吃早饭。

周嫂

少爷，昨天老爷又没回家。他是不是……

陈彦霖

周嫂，不要管这些了，这跟你无关。也不要再在妈面前说这些，她身体不好，会乱想。

周嫂

唉，我明白。

(停顿)

少爷，您好像很久没有去过当铺了吧。我明白少爷是担心夫人的病情，但是毕竟典当行是林家的产业，老太爷一辈子的心血。

陈彦霖

……嗯，我今天会过去的。

内，翰林典当行-一楼-日  
陈彦霖走进典当行。

员工

少爷，您怎么过来了？

陈彦霖

不用管我，你们继续工作。

秦丽 (女，29岁，典当师)

少爷，你……

业务员

秦丽，来客人了。

陈彦霖

你快去忙吧。

秦丽

……好的。

秦丽前去招待客人。  
陈彦霖走向二楼。

内，翰林典当行-二楼办公室-日

秦丽走进办公室。

桌子上摆着好几个典当品，陈彦霖在翻着账本

秦丽

老板.....

陈彦霖

秦丽，你是职业鉴定评估师，你不可能看不出这些典当品全都是赝品，而你却是以正品价格收购。

(停顿)

只有两种可能。一，你跟典当者串通，让他们拿赝品过来典当，得来的钱你们分赃。二，你收下的典当品是正品，但被你私下用赝品掉包，而正品在私下交易后高价卖出。无论是哪种可能，你都无疑是犯了造假罪。

秦丽

老板，你不能报警抓我。老板，并不是我胆大包天，我也是经人授意。

陈彦霖

(疑惑)

是谁？

陈国邦 (O.S)

是我。

陈国邦走了进来。

陈国邦

丽丽刚才给我发消息，说你过来了，我便知道肯定瞒不住你了。

陈彦霖

爸.....

陈国邦

(厌恶)

别叫我爸，你不是我的儿子。

陈彦霖

(震惊)

你为什么会知道。

陈国邦

哼，林禄骁那个老东西死前竟然找侦探去调查了段晓东，他也是因此猜到段晓东是我的儿子。不过他死得太快了，侦探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找到的段晓东的照片交给他。那个侦探知道林禄骁死了便找到了我，他把照片卖给了我。可以说，如果不是林禄骁，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以为你就是我的儿子。想不到我算计了一辈子，竟然被你一个毛头小子骗了。如果你不想我把你的假身份捅出去，就闭上嘴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

陈彦霖

.....我知道了。

内，陈彦霖汽车-日

陈彦霖开着车在路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不觉中竟然来到了童婉所在的大学门口。他坐在车里看着大门的方向，一直坐到傍晚。

外，大学门口-傍晚

童婉从大门走出，然后上了一辆出租车。

陈彦霖开车跟了上去，保持着两车距离。

外，警局门口-傍晚

童婉下车，童婉走进警局，然后又和任平生走了出来。

外，陈彦霖汽车-傍晚

陈彦霖看到童婉和任平生在路边似乎谈着什么，任平生似乎在安慰童婉。聊了没几分钟，童婉拦了辆出租车。

玻璃被敲击

陈彦霖看向车窗外，是任平生。

任平生坐到了副驾驶上。

陈彦霖

你怎么会……

任平生

童婉失魂落魄的，注意不到你在跟踪她，可我是个警察啊，我早就发现你了。

(停顿)

你一定很想知道童婉为什么要找我吧。

陈彦霖

……

任平生

她是来为你说好话的。她求我再给你一些时间，不要逼你，你会想通的。我原本以为童婉是个被家里宠坏的女孩，你总是逃避她是因为不喜欢她，但今天我发现是我错了。一直以来，从来都不是她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她。

任平生从身后拿出来一个破烂的本子，递到陈彦霖面前。



任平生

这是你表姐交给我的。她说如果我能遇到你，就把这个还给你。

陈彦霖接过本子。

任平生

你大概觉得自己是窃夺了属于陈彦霖的一切吧，你得到的爱也不是真实的。但陈彦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吧。他是得到了家人的爱，但他并没有珍惜。林诗楠身体不好，他却非要跑到美国去读书，5年来从来没有回家看过母亲。对于童婉，他也没有真心喜欢过她。他大概也不喜欢他的爷爷吧，毕竟林老太爷是个非常严厉且正直的人，所以他才会跑到美国去，离他远远的。但是你和他不同，你对于他们的感情都是真的。你是得到了他的身份，但如今你得到的爱都是因为你本人，因为你是值得被爱的。我希望你能想明白些，不要再让爱的人失望了。

任平生打算离开。

陈彦霖

表姐，

(停顿)

我表姐，她现在怎么样？

任平生

她结婚了，生了3个女儿一个儿子。她的丈夫大她许多，应该50了。我发现她的胳膊上有淤青和一些新旧伤口，估计是被她丈夫打的。我想帮她的，我说我可以帮她在城里找个工作，她想离婚我可以给她介绍律师。但是她拒绝了，她说那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日子的，既然嫁人了她应该老老实实伺候她男人。

陈彦霖

(痛苦)

那个男人姓刘吗？

任平生

这你也知道，你……

陈彦霖

谢谢。

任平生

可我并没有帮到她啊。

陈彦霖

至少，你曾经尝试过帮她，这很重要。

内，私立医院-VIP病房-夜

陈彦霖走进病房。

屋内有一个护士，林诗楠睡着了。

陈彦霖

于护士，她睡了多久了？

护士

半个小时了。

陈彦霖

谢谢，你去忙吧，我陪她。

护士离开。

陈彦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翻起任平生给他的本子。

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一些学习内容，比如九九乘法表、数学题、拼音、汉字、26个字母。

陈彦霖一页一页翻着，停了下来。

那一页角落里写着一句话:我想要有zūn严的活着。

陈彦霖掩面哭泣。

林诗楠抚摸他的头顶。

陈彦霖止住眼泪，拿袖子擦掉泪水。

陈彦霖

妈妈，我只是.....

林诗楠

对不起。

陈彦霖

妈妈，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林诗楠

其实我已经知道父亲不在了。

陈彦霖

妈妈，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林诗楠

我是笨，但我不蠢，爸爸如果还在，他怎么会舍得这么久都不来看自己。对不起，明明应该是我照顾你的，但却因为我不够成熟，反而一直都是你在担心我。这些日子，你一定很辛苦吧。

陈彦霖

妈妈，你别这么说，我不辛苦。

林诗楠

傻孩子。唉，我一直活在父亲的保护中，只要有他在，我什么都不用怕。我是个很懦弱的人，很多事情明明心里清楚，却不敢面对。比如我的婚姻，我明明知道陈国邦不是良人，却还是一股脑扎了进去。比如，

(停顿)

我明明知道彦霖已经死了，却还装作不知道。

陈彦霖

(震惊)

妈妈，你……

林诗楠

这世上怎么会有母亲认不出自己生育的孩子，我在见到你第一眼便认出来了。你和他的确长相有几分相似，但是彦霖是个被惯坏的孩子，他任性淘气，而你却体贴懂事。人的性格是会改变，但底色不会变，光从眼神便能看出区别。

陈彦霖

那你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还对我这么好。

林诗楠

我说了，我很懦弱啊。我不敢面对失去孩子的事实，也不想辜负父亲的良苦用心。我最初是这么想的，但在相处过程中我开始心疼你，我能感受到你过去一定过得不容易，和我相处时才会那么小心翼翼，就是害怕惹我不高兴。你越是谨小慎微，我便越是心疼。你就是你，你不应该作为彦霖的替身活着。

陈彦霖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值得被你心疼。

林诗楠

你有怎样的过去我的确不知道，那也是以前的事。孩子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的，有人运气好，有人运气差。我活得这么任性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他们都爱着我。即便母亲去世，父亲也知道没有再娶，一个人把我养大。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想必并不幸福，你的亲人应该都不在了，所以才会被爸爸带回来，所以你才会这么努力地讨我们喜欢。如果你真的曾经做过什么坏事，那也一定是因为你曾经的家人。我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不是个有坏心思的孩子。

林诗楠

不是这样的，我，

(停顿)

其实我是杀死你儿子的凶手的儿子。

(停顿)

对不起，我会离开这里。

陈彦霖起身打算离开，却被林诗楠拽住了手。

林诗楠

(停顿)

孩子，我的确没有想到你是他的儿子。事实上，我对于彦霖到底是怎么死的一直都不是很了解，你能跟我讲讲吗？

陈彦霖

(犹豫)

我爸爸绑架了陈彦霖和童婉，我带他们逃跑时陈彦霖被抓住杀死了，而我和童婉活了下来。

林诗楠

你们跟我说，你的腿是摔伤的，也是假的吧，真正原因呢？

陈彦霖

我和童婉逃跑时，爸爸拿酒瓶砸了我的腿。

林诗楠

他想砸的不是你而是婉儿吧。

陈彦霖

您怎么知道？

林诗楠

很明显啊，一个是逃跑的人质，一个是自己的儿子，换了哪个父亲都会选择对付逃跑的人质吧。你没必要把自己说得那么坏。我说了，你的家庭不是你的错。大多数孩子根本不敢反抗父亲，而你的父亲是给罪犯，你能下定决心逃离他已经很厉害了，何况你还救了童婉。你要记住，你是你，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无法决定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但你可以决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陈彦霖

(哭)

对不起，妈妈，

(停顿)

你说得对，我要决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妈妈，我要走了。

林诗楠

你这孩子，说这么多你怎么还是不懂。

陈彦霖

不，我懂了，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等我回来。

内，任平生家-夜  
任平生接起电话。

任平生

陈先生……

陈彦霖 (V.O)

陈国邦死了。

任平生

在哪里？

陈彦霖 (V.)

汉悦府。

内，汉悦府-别墅-门口-夜

任平生敲门，陈彦霖开了门。

陈彦霖的头上和身上全是血，身后是血泊中的一具男人的尸体。

内，汉悦府-别墅0客厅-夜

陈彦霖被其他控制住，而任平生上前检查后确认是陈国邦的尸体，旁边是一把染血的刀。

同事A (O.S)

平生，你快过来。

内，汉悦府-别墅-卧室-夜

一具染血的女人的尸体躺在地上。

陈彦霖

(震惊)

秦丽！

任平生

秦丽？她跟你什么关系？

陈彦霖

她是典当行里的典当师，也是陈国邦的情人。

内，警局-审讯室-夜

陈彦霖

我真的没有杀他们。我本来是想跟他说清楚，我不会助纣为虐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警察，包括陈国邦杀了林禄骁的事情。

钟盛

既然如此你直接过来报警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别墅里见他们。

陈彦霖

.....

任平生

吴双，现在死了两个人，只有你在那个屋子里，如果你还有什么隐瞒，你的罪名就洗不清了。

陈彦霖

我，

(停顿)

我想见一面童婉，就我们两个人。见过她，我会说出原因的。

任平生

好，我去安排。

钟盛

(对任平生)

这不合规矩。

任平生

我去跟孟队求个请。



内，警局-走廊-夜

任平生

记住，进去后不可以和他有任何身体接触，并且  
十分钟之内必须出来，

(停顿)

现在可能只有你能帮他了。

童婉

(点头)

我会让他说实话的。

稍后

童婉走了出来。

任平生

他肯说了？

童婉

嗯。给予了肯定答复，她的表情异常坚定。

内，警局-审讯室-夜

陈彦霖

陈国邦在卧室里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任平生

摄像头？他拍到了什么？

陈彦霖

徐安死的那天，他从卧室里找出他藏起来的催情  
药，并且打开了摄像头。

(停顿)

摄像头拍到了我和童婉。

陈彦霖 (继续)

(停顿)

他经常在那里和女人偷情，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偷装了摄像头。我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去报警了，希望给他一次自首的机会，他便发了一段录像给我，他拿录像威胁我，如果我报警便要把视频放到网上。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了，但童婉是个女孩子啊，那些被放出来她以后怎么见人。

任平生

所以你去那里是为了录像？

陈彦霖

(点头)

我打电话时听到了铃声，我认出来那个声音是别墅的门铃声，所以我便知道他在别墅里。我是想去求他的，我想跟他谈谈，我愿意把翰林给他，只求他把视频给我，跟妈妈离婚，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这总好过他冒着风险去偷换典当品吧。

钟盛

可翰林是你爷爷的毕生心血啊，你就同意给他了？

陈彦霖

死物哪有活人重要啊。爷爷最疼爱婉儿，也不会希望婉儿出事。

任平生

之后发生了什么？

陈彦霖

我走进别墅里时他已经倒在地上，我跑去查看他的情况，结果就被打晕了。

任平生

我明白了。我会拜托女警去检查你的手机，确认那个视频。

内，交警队-日

录像

陈国邦的公司位于人民路，他于6:10下班，开车前往枫林别墅，在6:46到达枫林别墅区，路上没有停顿。

钟盛

再回放一遍。

钟盛

果然。

钟盛指向显示屏上的一辆黑色大众。

钟盛

这个车从人民路起便一直跟着陈国邦的车，一直跟到距离汉悦府还有一条街的红绿灯。

任平生

他应该是在确认陈国邦目的地后为了不暴露而直行离开。

录像

黑车从另一条道驶入别墅区后面的小路。

警察

那后面是一条小路，没有监控。

任平生

如果说这个黑车的驾驶人便是凶手，他很可能是在那里翻过栅栏进入了别墅区。

**钟盛**

我跟去别墅区调查录像的同事说一声，让他们去别墅区后面检查，可能能找到证据。至于这辆车，车牌号已经记下了，很快能查到。

**任平生**

(队交警队警察)

同志，麻烦调取一下翰林典当行附近的监控。

**录像**

秦丽是在6点下班，坐上公交车前往汉悦府，并于黑车驶过小区大门后2分钟后到达，步行从大门进入。

内，警局-日

**同事B**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个？

**钟盛**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同事B**

你可真没意思。在别墅的同事在卧室找到了针孔摄像头，但是很不幸，案发时是关闭状态。

**任平生**

栅栏那里呢？

**同事B**

他们发现栅栏上有类似血迹和脚印的痕迹。更详细的调查结果还得再等等。还有，去陈国邦公司的同事也传来消息，他们已经找到了电脑里的隐藏文件，确实有大量性爱视频。

任平生

看来吴双应该没有说谎，他去别墅的确是为了那段视频。

钟盛

但这也不能说明他没有杀人。恼羞成怒之下冲动杀人也是很有可能的。

任平生

嗯。

钟盛

所以说，调查了半天，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陈彦霖依然是最大嫌疑人。

任平生

嗯。

钟盛

你是又想到了什么吗？

任平生

我是在意陈彦霖提到的那个侦探。我感觉他一定查到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

钟盛

一个侦探而已，在我国甚至不承认侦探这个职业，许多资料他根本没有权限去查。

任平生

你别小看侦探，侦探行事可不需要像我们这样照章办事。许多民众在面对我们警察时是有所顾忌的，害怕惹上麻烦不敢说太多，或者有些事情觉得不重要没必要跟警察说。而侦探相反，侦探为了拿到足够多的线索可能会有偿感谢提供信息的人，并且对方也愿意跟侦探多聊一些细节。

钟盛

有道理，这是我没有想过的。

任平生

今天是不行了。明天我们去趟银行吧，查一下林禄骁和陈国邦生前一段时间的转账记录。

内，警局-日

同事A

平生，钟盛，我找到记录了。

钟盛

没错了，应该就是这个梁鸿斌。9月14号，林禄骁向他转账4万，这应该是定金。9月24日，陈国邦向他转账40万，应该是封口费。

孟队长

梁鸿斌！竟然是他。

任平生

你认识他？

孟队长

他以前也是个警察，挺能干的，不过9年前辞职了。

任平生

辞职？为什么？

孟队长

哼，说得体面些，是辞职了。其实是他涉嫌受贿，但证据不足他才免于牢狱之灾。虽然如此，但他这情况警察肯定不能再当了，所以主动辞职。”

任平生

林禄骁这么正直的人怎么会找这么个人去调查事情。

孟队长

梁鸿斌的父亲梁至辉参加过中印战争，和林禄骁算是战友。

任平生

您的意思是，林禄骁是因为梁至辉的原因，才会找梁鸿斌帮忙调查。

孟队长

都说虎父无犬子，但梁鸿斌却是个例外。林禄骁不知道他辞职的原因，所以才会让他去查这件事。

任平生

钟盛，我们得去一趟梁鸿斌家了。

同事B走了进来。

同事B

出结果了，栅栏那里并没有发现指纹，而红色痕迹不是血迹而是红色油漆，鞋印的主人脚的尺码应该是42。

孟队长

吴双鞋码多少？

任平生

41。

内，梁鸿斌家-日

梁鸿斌

我只是拿钱办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任平生

梁先生，你现在想把自己摘的一干二净，可是据我们警方掌握到的信息可不是如此。你会在林禄骁死后便找到陈国邦，并且敢跟他索要40万可不能仅仅是依靠你知道他和段晓东的父子关系。你曾经是一个警察，结合林禄骁曾经委托你调查的事情，你能猜不到林禄骁的真实死因吗？你大概是威胁陈国邦，如果不给你封口费便把自己掌握的一切都告诉警察吧。陈国邦不敢杀你，估计也是因为你早有准备，一旦你死了，警察一定能查到陈国邦头上。

梁鸿斌

唉，你猜的没错，的确是我告诉了陈国邦。

钟盛手机响了。

交通队短信

黑色大众是套牌车。

内，警局-日

任平生和钟盛走进警局，看到江伟业。

任平生

前辈，你怎么过来了。”

江伟业

我听老孟说了这个案子，便过来看看。还有，我想见一面吴双，跟他好好谈谈。



任平生

行，你等一下，我和其他同事交代一下工作，便带你过去。

内，警局-审讯室-日

任平生

前辈，你认为那两个人是他杀的吗？

江伟业

唉，1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身上全是伤痕，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如杂草般坚韧的生命力，我当时便想，这孩子如果从善那自然好，如果从恶那他一定会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他曾经目睹段晓东和真正的陈彦霖的死亡却无动于衷，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不光是因为我们有远超出动物的智慧，还是因为我们有着动物所没有的同理心，我们对死亡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和动物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陈彦霖走进来。

陈彦霖

江警官，您怎么来了？

江伟业

别叫我警官了，我已经退休了。

陈彦霖

...你们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任平生摇头。

任平生

抱歉，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他嫌疑人。

陈彦霖

如果真的断定我是凶手，我会不会被判死刑。

江伟业

应该不会，现在国家对于死刑的执行已经十分严谨了。你这种情况如果表现好可能不到十年就会出来。

任平生

前辈，你现在怎么能说这种话？案件还在调查中，陈彦霖并不一定会被起诉杀人。

江伟业

我只是凡事都做最坏打算。吴双，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陈彦霖

您问吧，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老实回答。

江伟业

你恨你的父亲吗？

陈彦霖

……恨，当然恨。因为他我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去上学，只能成为一只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但是这些年来我时常会想到我们见到的最后一面。当年我放童婉逃跑，他很生气，一直在踢我，骂我胳膊肘向外拐。我本来以为他会杀了我，但是他却停了下来。他跟我说，得在警察赶到前赶紧跑。他想带着我，但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不想跟他走了，我想留下来，以段晓东的身份获救。他没再说什么，自己跑了。他是一个恶人，但他至死都没有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他成全了我，这大概是他唯一做过的符合父亲身份的行为吧。而我，连他最后的请求，行刑前见我一面我都没有答应。

陈彦霖 (继续)

(停顿)

任警官，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任平生

什么忙，你先说一下内容。

陈彦霖

帮我告诉童婉，不要等我了。

任平生

你应该亲自跟她说。

陈彦霖

我不敢。

任平生

不敢？

陈彦霖

因为我并不想跟她分手，我做不到看着她的眼睛说出“分手”两个字。

内，警局-走廊-日

任平生和江伟业离开审讯室。

钟盛拿着一些文件走了过来。

钟盛

鉴定报告出来了，陈国邦和秦丽的死亡时间都在6点半到7点半。凶器是现场发现的刀。陈国邦被捅了14刀，不能确认哪一刀是直接死因而秦丽则是一刀捅破心脏毙命。陈国邦在死前有很短的爬行痕迹，估计是杀手在杀害陈国邦时发现了秦丽，为了避免秦丽逃跑而先去杀死了秦丽，之后又继续对陈国邦补刀。

任平生

这么看凶手杀死陈国邦应该是泄恨，而秦丽应该是无辜被连累。由于秦丽到达小区的时间刚好与凶手错开，凶手并不知道屋里还有一个人。

钟盛

还有，凶器上没有发现除陈彦霖以外的指纹。

江伟业

任警官，你还是认为凶手不是陈彦霖，而是有人从栅栏翻入小区作案吗？如果如你所想，栅栏上应该有血迹。就算洗过，也会有血迹残留。

手机铃声

任平生接起电话。

任平生

嗯，我是任平生……什么，我马上过去。

任平生挂掉电话。

任平生

我爸爸出车祸了，我得去一趟医院，钟盛，你帮我跟孟队说一声。

任平生离开了警局。

钟盛

任警官跟父亲感情很好的，估计这几天他都得在医院照顾父亲了。

江伟业

明白，那我今天先回上海吧。

内，江伟业家-日

任平生 (V.O)

我爸爸的身体状况很差，离不开我，所以我只能先把陈彦霖的案子交给其他人负责了。

江伟业

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先好好照顾你父亲吧，别想太多。

挂掉电话，江伟业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外，郊外-森林-夜

江伟业开车来到了郊外的一片森林前，然后下车后走入森林。

他在森立里找到了一辆白色大众，驾驶白色大众驶出森林。

他的车刚刚驶出森林，周围便亮起了无数车灯，晃得他睁不开眼睛。

警察

江伟业先生，你已经被警方包围了，请马上从车里出来，双手举过头顶，配合调查。

江伟业走出汽车，伸出双手。

任平生走到江伟业面前，为他拷上手铐。

任平生

没有想到我亲自逮捕你的一天，前辈。

江伟业

做得好，很好，这才是一个警察该有的模样。

钟盛打开了后备箱

### 车内

两个车牌、一个背包、一双运动鞋、一堆用过的黑色车膜、一条断掉的安全带绑着一个有明显刮痕的车辆故障指示牌。

两周前

外，郊外-森林-夜

江伟业开车来到森林前，走入森林，找到黑色大众，开着黑色大众离开森林。

### 江伟业 (V.O)

9月30日凌晨，我开着这辆车到达苏州。在苏州郊外，我换上了假车牌。之后我把车停到了陈国邦公司对面的停车场里。我等了一天，一直等到下午6点。

外-黑色大众内-日

江伟业(戴着帽子和口罩)看到陈国邦开着车从对面的写字楼地下停车场驶出。

江伟业开车跟上陈国邦。

陈国邦的车驶入汉悦府，江伟业则是继续直行。

江伟业开车来到一条小路。

### 江伟业 (V.O)

上次因为徐安的事件，我事后去过一次那里。我知道后面有块监控拍不到的地方，所以把车停在那里。

外，偏僻小路-夜

江伟业看着栅栏。

江伟业拿刀割断车上的一部分安全带，将它绑在车辆故障指示牌上。然后将指示牌甩向栅栏另一侧，指示牌便被栅栏卡住，他背着背包拽着绳子爬了上去。

外，汉悦府-别墅-门口-夜

江伟业来到林家的别墅，在门口脱去帽子和口罩，穿上鞋套，按响门铃。

陈国邦 (O.S)

谁？

江伟业

我是上次和任警官拜访过林家的江警官。我有些事要找你核对。

陈国邦开了门。

陈国邦

警官，你.....

江伟业把陈国邦推进别墅，关上了门，然后拿刀捅向陈国邦。

秦丽从卧室出来，尖叫起来，向卧室跑去。

江伟业追上秦丽，拿刀杀死了她。

江伟业回到陈国邦面前，又对着陈国邦连捅几刀，眼睁睁看着他痛苦死去。

大门被打开的声音

江伟业躲了起来。

陈彦霖走了进来。

陈彦霖  
(震惊)

爸！

江伟业拿重物偷袭了陈彦霖，将他击晕。

江伟业换上从背包里拿出备好的手套、衣服、裤子，将染血的手套、上衣、裤子、鞋套塞入背包。

江伟业离开别墅，原路返回。

江伟业 (V.O)

之后我开车来到苏州郊外，在那里撕掉黑色车膜，将黑色大众变成白色大众，再次换上一副假车牌。之后我便一路将车开回上海郊外的密林里。

外，郊外-森林

江伟业卸掉车牌，放到后备箱里。他脱下了鞋，换上提前准备好的一双鞋。

江伟业把大众留在森林里，离开森林，驾驶自己的车回家。

内，警局-审讯室-夜

江伟业  
你们怎么知道是我的？

任平生

是因为梁鸿斌，我们让他把自己调查到的段美娟的信息都跟我们说了。他提到段美娟曾经的邻居说过，段美娟有一次被她的金主打打了，她看不下去就报警了。警察很快便赶到了，但是由于段美娟帮金主求情，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其中一个警察人很好，之后还经常去段美娟家看望她，不过她不记得对方姓什么了。我本来还在思考怎么查

(转下页)



任平生 (继续)

到这个警察的身份，毕竟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当我回到警局，却看到了你。我并怀疑起来你，毕竟你似乎太关心这个案子了。

江伟业

(苦笑)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是因为一个所谓的侦探。

任平生

你跟段美娟什么关系？

江伟业

我第一次见到她，她被打的脸上胳膊上都是伤口，我劝她报警，但她不肯，她说自己的儿子在国际学校上学，他的学费都是那个男人出的。她不怕被打，反正儿子在学校住，一个月只会回来一次，不会知道这些。只要儿子能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一切都会变好。我心疼她，经常去看她，渐渐我便喜欢上了她。我向她告白过，但她说自己配不上我，我应该找个好女人，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我相信我会打动她的。有一天她跟我说，再过几天儿子就要放假了，她打算接到儿子便带他出去旅游，刚好那个男人刚好要出国工作。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一直以为她是带着儿子出去玩了，从来没有想过刚刚坐上车，还没到目的地她就被杀了。直到吴老狗被捕，我才知道她死了。我真该死，如果我再坚持一些，缠着她一起出去玩，事情就不会变成那样。

(停顿，愤怒)

吴老狗是个混蛋，他竟然至死都不肯说出尸体在哪里。我当时想不明白，明明死刑已经是注定，他为什么要隐瞒。但我终于想通了，他不说是因为他把段晓东的尸体和段美娟以及乔嘉欣都埋在了一起，他是怕警方发现调查出吴双的身份。吴

(转下页)

### 江伟业 (继续)

双告诉过他，自己想以段晓东的身份活下去，他是在完成儿子的愿望。真可笑，他杀了无辜的女人和孩子，竟然还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一身干净的活下去。凭什么？太可笑了。

### 任平生看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杀死陈国邦的？

### 江伟业

上次去林家，我一直盯着吴双看，我完全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段美娟的影子，这让我开始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回去后我便开始调查，我看到了真正段晓东的照片，确定了自己的猜想。如果他是段晓东，他确实没有杀死徐安的动机，毕竟林家知道他的身份。但他骗了所有人，他根本不是段晓东，那他便有了杀死段晓东的动机，可是他却偏偏有不在场证明。我猜测会不会像一些侦探小说，吴双用某种方式混淆了童婉的时间，之后通过隐秘小路离开了汉悦府。于是我又去了一趟汉悦府，发现了那条没有监控的路。很巧，当我开车离开时与陈国邦的车擦肩而过。我这时候意识到我可能想错了。我从汉悦府保安那里买了徐安出事那晚的监控录像，发现陈国邦竟然去过那里，只是很快便离开了。对陈国邦起疑后我去调查了他，发现他竟然是湖北人。美娟说过，那个男人和她一样，都是湖北人。我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果然，确定了陈国邦的身份。那个男人欺骗了美娟，美娟以为对方是未婚的，可是在一起生活后才知道自己只是对方包养的情人。她其实想过离开，但是她的父亲需要钱，而陈国邦愿意给她钱。如果不是她，美娟不会失去父亲，不会成为单亲妈妈，她的不幸都是陈国邦造成的。

任平生

你这完全是钻牛角尖，他确实欺骗了段美娟，但后来的路是她自己做的选择。你痛恨自己不能为她做什么，你觉得只要自己跟他们一起出去，段美娟的就不会。因此你想为她做些什么，减轻你的罪恶感。可是这么多年来，你什么都做不了，这份执念越来越深，直到你找到陈国邦，你终于找到了减轻你罪恶感的方法。杀了他，你便可以告诉自己，你已经报仇了。

江伟业

.....

内，警局-审讯室-日

陈彦霖

.....他会怎么样？

任平生

他筹谋已久，情节严重，应该会被判死刑。

陈彦霖

我想见他一面。

任平生

他猜到你会要求见他，所以一早便让我拒绝你。

陈彦霖

我终于明白想见一个人却被无情拒绝的感受了

(停顿)

你帮我转告他一句话吧。

任平生

你说吧。

陈彦霖

在井里，荒井里。

任平生

(疑惑)

什么？

陈彦霖

我的妈妈被爸爸打死后被他扔了井中。所以我猜测，他应该会把杀死的人都扔到了井里。他带走段晓东的尸体，开车走了，差不多20分钟后回来的。因此抛尸地点就在驾车10分钟路程内的范围。

任平生

(严肃)

我明白了。

外，看守所外-日

陈彦霖和任平生走出了看守所。

任平生打了个哆嗦。

任平生

天气转凉了呀！

陈彦霖

是啊，夏天终于过去了。

(停顿，笑)

终于过去了。

任平生

你不喜欢夏天吗？

陈彦霖

我的姑姑就是死在夏天。

(停顿)

她本来不用死的，但是姑父不愿意送她去镇上医院，因为钱。后来送过去时已经晚了，一尸两命。

任平生

所以夏天会让你想起姑姑的死啊。

陈彦霖

并不单纯是因为姑姑的死。

(停顿)

姑父当时不依不饶，让医院赔钱。医院不愿意，他就把姑姑的尸体摆在医院门口，天天带着我和姐姐在外面哭。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副场景，姑姑渐渐腐烂的身体和那股令人窒息的臭味。即便是妈妈死的时候，我都没有那么清晰的感受到死亡，可是就在那几天里，我真的理解死亡本身是多么可怕。从那之后，每当夏天，我似乎都会闻到那股腐臭味。

任平生

唉，一切都过去了，不要再被过去困住了。打起精神，你妈妈还在等着你呢。

陈彦霖

嗯，我还有妈妈要照顾。

任平生

……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陈彦霖

为什么这么说？

任平生

我妈妈不是苏州人，是嫁过来的，这么多年为了我才留在这里。她现在年纪大了，我想带她回她的家乡生活。

陈彦霖

那有缘再见吧。

童匪 (O.S)

陈彦霖。

童匪走了过来。

童匪

走吧，我带你去医院看阿姨。

陈彦霖看向童匪开来的车子，里面没有人。

内，童匪汽车内-日

童匪开着车。

童匪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陈彦霖

婉儿，

(停顿)

童婉怎么样？”

童匪

很不好。我爸妈从警察那里知道了你的身份后一直让她跟你分手，但她不肯，被关了起来。

陈彦霖

.....

外，私立医院-停车场-日

陈彦霖

谢谢。

童匪

陈彦霖。

(停顿)

好好对她。

童匪开车离开。

内，私立医院-走廊-日

陈彦霖从电梯走出，走到一间病房门前。

童婉 (O.S)

阿姨，彦霖哥很快就会回来的。

陈彦霖推开了门。

内，私立医院-VIP病房-日

陈彦霖推门走了进来。

林诗楠在和童婉聊天。

童婉看到他先是意外然后露出惊喜之色，扑到他怀里。

童婉

(抽泣)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林诗楠

好了好了，几天没见也不至于激动成这样。

内，童匪汽车内-日  
童匪开着车。

童匪

哎，这回陈彦霖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了，得狠狠宰他一顿。

内，童家-夜

童徽

(怒)

岂有此理，他竟然骗了我们这么久。你赶紧跟你分手。

童婉

(坚定)

我不。

童徽

(怒)

你疯了吗？你怎么能和这种杀人犯的儿子在一起，吴老狗可是杀了陈彦霖啊。

艾葭

婉儿，你不要任性，听父母的话。

康雅丽

是啊，婉儿，他根本配不上你啊。

童婉

我没有胡闹。我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想跟他分手。父亲，你不是说过吗？犯错并不可怕，只要勇于承认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便可以原谅。



同徽

可是你怎么能确认他是不是还在伪装？

童婉

至少，当那个酒瓶砸向我时，他选择保护我，那是下意识的反应，不是装的。如果他真的如你说，当陈国邦告诉他，他拍了我们俩的录像时他完全可以不受威胁，他是为了我才甘愿被威胁。最后他也可以直接告诉警察录像带的事，反正也不担心警方泄漏录像带的事，但是他选择先跟我说，即便他知道我会同意，他依然觉得应该先告知我。

所有人都沉默。

童匪 (O.S)

你们就成全她吧。

童匪推门进来。

康雅丽

老公，你……

童匪

就算她真的看错了又能怎样？大不了离婚嘛，什么年代了，离婚又不丢人。就算离婚了，婉儿的背后业还有我们童家呢，没人能欺负她。婉儿跟陈彦霖在一起，可能以后会后悔，会痛苦，但是如果你们现在阻止她，她百分百会痛苦。

童婉

哥哥。

童匪

但是，婉儿，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何时，当你发现自己看错了人，都要及时抽身，不要犹豫，记住，永远都不要失去从头再来的勇气。

多年后  
外，墓园-日

任平生母亲

虽说他做了很多错事，但也是你的父亲，让你来拜祭一下他，你总是不情不愿的。

任平生

妈，你就是太心软了。

任平生母亲

你这孩子，真是的。算了，你晚上想吃什么，我一会去买菜。

任平生母亲发现任平生没有搭话。她四处张望，发现儿子正站在一座崭新的墓碑前。

任平生母亲

平生，你在看什么？是你认识的人吗？

任平生

哦，算是认识吧。

任平生看向眼前的两座墓碑——一座已经有些年头了，旁边的则是新坟。第一座墓碑上写着“林禄骁(1935年8月-2011年10月)”，而新的那座则是“林诗楠(1962年3月-2024年1月)”。林诗楠的名字旁边是“儿子林彦”和“儿媳童婉”。

任平生

(自言自语)

林彦吗？改了这个名字啊。

任平生母亲

平生，快走吧，还有事情呢。

任平生

好，我这就来了。

任平生跟上母亲。

任平生母亲

明天去你姑姥姥家里，知道吧。你好好安慰她，  
都这么多年了。她还是走不出儿子死亡的阴影。

(停顿)

我跟你说的话听到没有。

任平生

遵命，任女士。

淡出